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一

宋徵璧尚水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翁 曆紀長參閱

汪青湖集

疏

汪應軫

諫止南巡疏

諫止南巡

諫南巡者多矣大要自古今異宜巡狩之典可行  
伏聞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及臨  
于古不可行于後也以意體切無遺先主此疏先  
清以南民皆棄業罷市逃避山壑女子十三以上婚

生初為應吉士以諫遊一

配始遍倘不即收成命竟欲出狩則海內必然生亂

官仍以前事出知並示泗州至世廟初奉詔取

社稷必然有虞王畿必然不守 陵寢 宗廟必然

置

震驚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縱 陛下以為神功聖

武略不世出兩巡西北大捷而歸不知南方之勢與

西北不同者人臣請熟數之于前南方風氣柔弱平

居視 朝廷如在天上一旦 天子下臨如雷霆神

明忽然降及驚駭四散失業離居自相殄滅其不同

者一也南方官室園圃外雖侈麗內無蓄積左右倘

不相恤需索無厭民必生怨怨積必發如川壅則潰

傷人必多，其不同者二也。南方婦女有耻，守節者多。彼聞王師一出，恐爲行伍所汙，必懸木墜井，望風自盡，不待警蹕所至，而溝壑已填滿矣。其不同者三也。南方賦稅所仰之地，近年水旱相仍，十室九空，父子相食者有之。若復重斂，則上供之數，必不能繼。京師坐困，其不同者四也。南方下濕，北人至者多致瘡。荆况如。陛下深居九重，尊養貴體，何以堪此。豈使陛下雖從行之人，亦不堪被甲，倘有鼠竊之盜，何以禦之。其不同者五也。南方多水之地，不通車馬。陛

下弓馬雖便，而舟楫未嘗慣勞。行一二日，則頭暈腹悶，寢食不安矣。而况欲騁心目，求逸于此哉？其不同者六也。陛下往南道，里隔絕，北戎小醜，諜知京師空虛，長驅中夏，萬一失全勝之策，置宗廟陵寢于何地？其不同者七也。陛下舍萬乘之號，擅一將之名，行之于西北，猶之可也。若復往南，則藩王衆多，聞之而來朝，將不朝乎？使其來朝，則名不正，言不順，以何禮待之？豈不輕朝廷，損國威哉？其不同者八也。此特慮之所及耳。至于變起不測，禍生不圖，有不可

以言悉者。柰之何哉。昔谷永諫漢成帝有曰。陛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密閣。挺身  
晨夜。與羣小相隨。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  
空宮。其言切中于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暗昧之  
君。永嘗有言。而成帝復能容之。臣雖不才。欲以永自  
處。可無一言以獻。陛下矧逢陛下之聖明。開心  
納諫。能容臣之言。何惧而不言哉。昔太康田于有洛  
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今陛下再  
狩不止。十旬矣。而四海恬泰。以臣觀之。國家可謂金

既無缺萬世之基而陛下乃自壞之豈不思祖宗受荆棘暴霜露以成此一統之難哉俯聽臣言誓止南狩天下幸甚

分豁額外薦新茶芽疏

茶芽正數

節該禮部題為前事奉欽依這茶芽解納供應都只照舊例行不必紛更此誠陛下愛恤民財之盛心憲章舊制之美意臣下所當奉順而遵守者也但照舊之旨二說可通彼此意見各有所執禮部則以為解納自有原額如六安茶芽三百斤正數之外不可

加者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爲供應有常規如歲用六安茶約餘四百七斤故三百斤正數不得不加者此亦舊例也照解納之舊則不足供應照供應之舊則有傷解納若不申明終無定守臣等各該巡視監收思得惟正之供固不可擅增畢獻之物尤不可暫缺六安茶芽歲額三百斤此外多取毫釐卽爲因公科歛雖該部審據解吏聞報三百袋袋多四兩有餘亦非勒合正數且無批文查銷以後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不若通融議處立爲定規每歲六安茶



止收三百斤正數其耗餘加增一槩不許濫取本寺  
供應取足薦新并日進月送御用之數至于醬房所  
進內閣所用盡其所有不足則干常州府等處茶芽  
擇以供給蓋茶取于細其味略同何必拘執以致煩  
難部寺前後所論正欲出入有經如此裁省庶有司  
可守原額以照解納之數該署可因便宜以照供應  
之舊而不必紛更矣見今解納六安州并常州府等  
處茶芽正數之外尚有多餘之數欲給領回則有盤  
費之勞欲令變賣則有侵欺之弊况既名上供難以

選出原有封袋難以折除合無收貯該署作正公用  
或准下年該解之數今後各處茶芽俱照原額解納  
每斤裝成一袋每袋贏餘二兩以補絹袋紙包之數  
永爲遵守一體通行

折糧減運以蘇軍民困苦疏

泗州折糧減運

臣原任直隸鳳陽府泗州知州切見本州地方艱難  
軍民困苦言之固非一端姑指其于陵寢有關於  
制度有變于人情有所不通于公論有所不協者二  
事開列具進

一折稅寬民以通陵寢之禁泗州祖陵所在方  
百里內皆有厲禁寸土塊石不敢擅動以故高亢之  
地不得濬爲洿池卑下之田不得築爲堤岸水無蓄  
洩之備歲有旱澇之災每年秋夏稅糧率皆百姓賂  
賂有力則刈艸捕魚收雞養豕無告則破家蕩產賣  
子鬻妻如此民安得而不流亡里安得而不空乏天  
下州縣艱難固多非獨泗州可恤但責之他處民或  
未勤官或有惰泗州雖有勤民地難耕作雖有能吏  
例難違慢一應糧稅可以收徵伏望念祖宗創業

垂統之鄉、遊神藏鬼之地、曲賜矜憐、急爲區處、縱不敢望漢人湯沐之恩、亦宜思豳風衣食之始、將本州二稅原額、照例准折、以寬民力、則三廟在天之靈、庶幾少慰、而百姓遞年之苦、亦或少紓矣。

一減運恤軍、以重陵寢之守備、天下衛分、額設五所、獨泗州增置九所者、爲祖陵護衛也、祖陵與

皇陵、追崇之禮、略有等差、護衛之心、初無隆殺、今鳳陽皇陵衛得免漕運、泗州衛運船反多他處、殊非舊制、以致本衛官軍受累、逃亡大半、城操軍士、止得



孱弱三百餘名，蓋以屯田三百餘名，略足操練，虛應故事，萬一如正德六年，流賊犯雙溝，去。祖陵纔九十里，不能守備，誰任其咎。伏望念祖宗增設九所之心，以重一杯之土。比照皇陵事例，將本州運船除去，或量爲減免，以寬貧軍。則祖宗報本追遠之心，不爲虛文，而思患預防之意，亦有實用矣。

弭盜安民以隆國祚疏

山東羣盜

制盜無他策，要不過勝之安之耳，使有能辦此者，近見巡撫山東等處右副都御史陳鳳梧等報強賊

何憂被劫被官兵追勦窮蹙擒斬殆盡，及見巡撫保定等府右

副都御史季鳳奏報流賊一夥約有五百餘騎自山東等處流劫前來賊勢愈加猖獗比之陳鳳梧等奏報不同顯是陳鳳梧等蓋飾前愆朦朧罔上有悞國家乞賜戒諭或取回別用仍乞勅下廷議推舉素有才望如南京左副都御史伍文定巡撫山東兼制河南專委勦賊期于盡絕蓋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則已弭盜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自地方視之則有彼疆此界之分自朝廷視之則皆赤子可憐之地臣請立爲定例以後一應盜發卽

頃及時撲滅。不許縱之出境。若彼此玩視。以致流劫  
往來。殘害地方。則兩處鎮巡以下官。皆當坐以不追  
不禦。失機重罪。盜發之處。許令本管及四鄰衙門探  
訪的實。一面申報撫按。一面徑自封奏。以防壅蔽。如  
有方略條陳附上。以備採納。庶不養寇以成大患。若  
夫弭盜之方。古人言之詳矣。大率不出龔遂所謂安  
之勝之二策。安之之策不一。而莫急于擇守令。蓋民  
之爲盜。豈必皆有鴻鵠之志。如陳勝、東門之嘯。如石  
勒者哉。良由賦役繁興。衣食不給。冒法而爲盜。則死。

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則死速。盜或少緩。此其所以奪攘矯虔以活旦夕之命。非得賢守令以撫恤之。則民何所賴哉。歐陽修乞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趙瞻請別委輔臣。舉用才吏。包拯論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卽令黜罷。彭汝礪欲專使體量稍寬諸般色役。以安貧弱。皆謂此也。臣請該部遇有盜起之處。卽選有才望者。令堂上官保舉。如資不相應。輕重其銜而署其事。可也。如膠東盜起。得張敞而一郡安。朝歌盜起。得虞詡而一邑安。此其明驗也。至于輕徭薄賦。明約



慎令。則又在 朝廷端本以示則。蓋秦之盜起于漁陽之戍。隋之盜發于塞下之運。唐之盜基于桂林之失信。不可不監也。勝之之策不一。而最要者五。一曰離間賊黨。蓋盜賊雖衆。不足畏。但恐有稍知計策者。爲之謀主。則未易破。故歐陽修蔡勣欲各處張榜募人人賊。誘殺賊首。設計誑賊。陷于可敗之地者。賊必相疑。雖有投獻。亦不能用矣。往年劉六之患。正坐于此。今不可不爲之慮也。二曰收用豪傑。蓋科目之外。遺才甚多。彼負奇氣。蓄雄略。豈肯抑鬱而不一逞。故

富弼言于仁宗，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蘓軾代李琮言于神宗，欲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昔周亞夫得劇孟而坐困吳楚，崔杼縱朱克融而復失河朔。他如張榮之艸書檄，樊若水之量江面，張元爲夏人之用，師宓主儂氏之謀，此尤足慮也。臣愚欲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凡有盜地方，募召豪壯，給與衣糧器械，候捉殺靜盡，卽等第優賞。賊平之日，起送武舉。或有膂力奇策而不能文者，編隸尺籍，以禦邊圉。三日開糾告，如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

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竇儂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四曰扼險要如包拯欲于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以警備之况今虜擾邊賊若勢不得容必有奔突以求合者若扼其險要而以遊兵擊其中則賊無遺類矣五曰明賞罰以勸士畢仲遊欲令州縣先次保明給賞捕緡之人不得淹延如此小人宜有勸慕。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京師舖行

各准科院例劄該戶部手本該本部題覆該順天府  
府尹萬鏞題爲前事奉欽依是准議行欽此欽遵內  
開照得順天府各行舖戶自清理後已過十年之期  
應合取勘查編既係府尹萬鏞查例具題合無備行  
該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給事中御史各一員督  
同順天府佐貳官員并通行宛大二縣及五城兵馬  
指揮司將各行舖戶查照節年事例無分軍民官舍  
之家逐一挨門查出不拘有無免帖俱令當行買辦

其行戶等第仍照正德四年題准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編作牌甲協力湊辦中間若係正德年間投托濫免今已革還例該應役者亦就逐一查出與見在行戶均編一體當行如有奸狡之徒妄行奏告優免者聽本部叅送治罪仍舊當行若恃強不服躲避不出及府縣賣富差貧者聽巡城御史訪察拿問事完將清理過舖戶及審編過等第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准此行審間據大典等縣段子等行舖戶黃敘等各稱言自正德三年起至嘉靖元年止納過

物料不等、俱係本行自行辦納、並無支給官價、臣等照查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麼不肯買辦、你部裏行文書着、應天府知道、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着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節奉 憲宗皇帝 孝宗皇帝

武宗皇帝、皆申明舊章、未曾改革、前項鋪戶、但令領價買辦、不當出錢虧苦、臣等聞宋臣劉安世有曰、自古王畿之民、異于郡國、所任之事、嘗務輕簡、蓋休養

其力以重根本也。自古以豪傑填實京師，我朝亦有富戶皆爲根本計也。况萬乘之用度，取之四方之職貢、錢帛之類，戶部掌之；饗厨庖膳之類，光祿寺掌之；所謂以天下奉一人，豈宜獨累京師，致令困敝，縱使抑末，恐市廛不征之法，不當如此太甚。且京師之民皆四方所集，素無農業可務，專以懋遷爲生。今平居抑勒，獨施于畿內，而緩急調用，又先于天下，非所以柔遠能邇，宅中圖大也。以臣等愚見，盡將舖戶革去，一應用度，問諸有司，此王道也。議者若以爲祖宗

以來設立已久，不當變亂。今舊章具在，而官價不給，又非變亂乎？臣等查考和買之弊，起于宋南渡之後，蓋偏安一隅，用度不足，爲此取辦目前之計耳。三代盛世，及漢唐宋盛時，未之有也。彭龜年曰：和買行于東南，今近百年，士大夫論之，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者，其說正大而易敵；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不正。何謂易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一重一輕，誰肯就此，不能無敵也。何謂不正？和買本非常賦，今以常賦之法取之，不可也。楊萬里曰：舊和



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楮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折其錢今日之弊大率相類蓋和買本非善政和買而不給直不善之不善也獨累京師以戕根本尤其不善者也伏望 陛下深惟京師根本之當重遠念 祖宗成憲之當遵敕下戶部從長議處如果舖戶可革速行蠲免如不可革必須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今查得該府見在庫該給庫戶銀二千二百三兩九錢零錢四百一十二萬九千文零尚未領與仍乞移文該府州縣先將正德三年起至嘉靖元年止

各行買辦過物料若干估價若干備細開出照數給領以後年分買辦務須給價方令上納毋得仍前虧苦致令逃散儻錢稅不敷本部隨宜曲處或將在京抄沒官店房着令順天府收稅入庫以備支用或于各處抽分鈔關分取原額十分之一以爲補奏但使小民買辦以奉公不致出錢以虧本告示兩京遵爲一體使民心曉然知積困之始蘓不亦快哉臣等編審將完未敢造冊誠恐積弊未復于舊章新冊徒成夫故紙心非敗類事爲厲階伏望 聖明照察俯聽

愚言豈獨萬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休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通州備戶

各准本衙門閱劄前事准戶部手本并咨該本部覆  
題該順天府尹萬鏞題前事奉欽依是准議行欽此  
欽遵閱劄到臣除將行審究大二縣舖行事宜具題  
外復各准本衙門閱劄前事該臣等題該戶部覆題  
奉欽依是欽此欽遵內開以後年分若遇內府造作  
等項急缺物料及緊用供應遵照舊規止于官庫開  
用有不敷者各衙門從實開數具奏查照物料原係

戶工二部坐派未辦者各部給與官價派買不得仍前逼令預辦致令守候價直以累貧民其五府六部等衙門年例坐派紙燭油炭紫粉各項物料應存應革或應本衙門自支官錢買辦應用並聽清查科道等官查議奏請定奪如此則舊規不失而民困少蘇等因闕劄到臣除欽遵外臣等查得通州舖戶與宛大二縣不同太宗皇帝聖旨止令軍家每在街市買辦未嘗言及通州後因京民受累太重攀告同當弘治年間科道等官又因通州舖行赴京買辦路遠

不便商賈離肆以供輸納老稚裹糗以候批文編爲三等九則出辦銀兩奏繳准行至弘治十五年張家灣住人蔣松又因貧富不均告蒙巡撫洪都御史照依門面房屋間架分爲四等出銀每年上戶每間出銀二錢中戶出銀一錢五分下戶出銀一錢下下戶出銀五分今欲照舊例差等出銀則淪于間架之稅類于手實之法其于事體尤爲不輕欲遵新恩領價買辦則出錢有額而爲困差輕買辦無常而其徵甚急其于人情轉爲不便京師宿弊始清已荷萬鈞之

賜而通州舊例難變未受一分之惠以臣等愚計莫若將通州舖戶暫革去待十年之後如果京民不累守爲恒規如前弊復滋官價不給根本虧耗元氣損傷此又當廣營曲處微察遠覩酌伍細伍大于邊庭量什九什一于內外以均九式用貞百度又不獨京師爲萬邦之主通州爲三輔之地偏于垂仁過于深痛也伏願 皇上敕下戶部俯從愚言通行各省一體禁革不許設立行頭和買物料如有官府公用必須給價兩平每季申報上司聽其隨事稽考仍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用心訪究痛革前弊不獨京師  
幸甚四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叅閱

鄭給諫奏疏

疏

鄭自璧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錦衣官按

竊惟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

心去留之所關宗社安危之攸繫也詔令所出則賞



罰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

世廟登極庶華

據。而况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孰不滋僥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朝入而暮獲功

錦衣衛日濫較尉又復奏請奉旨還其冠帶

張銳、錢寧、辰賄而西陞職，故拏乎人，為捕獲、剽盜、掇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遠几席，而邊徼奏功，日不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

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冥頑不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曲垂寬宥。榮以本等冠帶。免其追賠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忘城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飫。今有如季全元。鱗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鑽刺爲多能。以抗詔爲有力。以夤緣詔旨爲多。劔以打點成事爲利。出入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

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爲彼所惑，過聽甘言，貪圖賂賂，而反陰於陛下之側爲之所者，不然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也。况先次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是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季全、元鏐等備查奏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

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况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方員。合則畱。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聞。祇見宸聰之瀆。而彼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

重爵賞以彌爨端疏

傅陞工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監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

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

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

此等在本朝時以陳乞得之

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同辦、踰分希恩、貴賤不

亦時見查革

分、率污奏刻、計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綸命既渙、錯悞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

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名器一事、名

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

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

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

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恩出黃緣。則姻聯戚  
睨。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恩。從事邊戎。未霑寸  
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黷校迤邐。白  
首青衿。勤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  
頤耗廩。徒手櫻官者。難易果何如耶。陛下試請少  
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  
且內官監以葢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

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褻濫名器破列舊規之失科部叅行無慮數四尚意天啓 聖衷行即放罷顧可指爲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王箭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特恩蓋不多見胡得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宦籍其爲夤緣之計固不踈矣所惜禮義清地可厠工師近侍衙門淪爲匠局將來餼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矚矚然有垂涎班

列之想矣。謂不起於是舉乎。又况此輩虛名徒掛。實  
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爲智能。課事工。則玩  
愒日時。以爲勞績。避差役。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  
奔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他  
倪之容。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朝廷安所利而  
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陛下登極。一詔痛  
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新政始  
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奢。  
賈而新政稍克。計帑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夫



統御一道，修墜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實不忍曲爲將順，致陛下復蹈故轍。

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上塵，伏乞亟賜收回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內官弟姪恩廢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恩典。

節奉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侄黃富與  
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  
撫俱見任管事又該酒麪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  
太監賈友病故乞將姪男陞授節奉欽依賈通與做  
錦衣衛正千戶甫閱崇朝豎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  
以爲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  
度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拂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

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勝之人雖破常格  
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止或恩濫而  
中裁逮及武廟之世法弛於時窮弊滋於奸要紛  
紜雜沓斜封墨敕之章歲無虛日嗣我皇上續緒  
懲愆鑒弊一浣而新之見諸明詔以爲戡亂宿功汗  
馬宵績斷目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戚畹世勲者  
俱仍舊否者黜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望治之  
心溢諸眉睫矣既而左右侍御之臣縛身家而速功

利朝爲一辭焉移 陛下暮爲一辭焉移 陛下時  
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范志以  
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已也然  
而倖竇浸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  
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受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  
不易一遇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爲鹽梅轉相藤葛輒  
爾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踈不分旣  
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  
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

即其寶鑑修塋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  
之百年之瘞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  
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  
淮秦文炳病故其弟侄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故多  
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其弟侄  
得爲指揮者一爲正千戶者一爲副千戶者二爲百  
戶者三爲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  
亦獲厠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

不以福威在上，祈懔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閭竦畏，晃耀多矣。但其徒擁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陛下苴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伏乞陛下爲祖宗守法，爲天下惜財，塞厥竇而拓其所僅存。

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道寢二項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錄則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  
 衷或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選取監局工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  
凡京都各役點食國儲不易裁奉即  
 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  
奉旨準去旋得援引奏收所以并端難理  
 兵部覆題奉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

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數，京儲數萬告空，賴陛下登極，改絃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柰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汗，此臣等所以駭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汪切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舐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實徇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孽畫也。且孝廟之時，倉廩克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孝

廟之實也。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連日京師聞有此旨。閭巷紛籍。彼曰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於此衙門。彼必有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爲。且今四方饑饉荐臻。妖祥叠見。陛下正當修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

損以荅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天地和氣也哉

靳濫恩以重名器疏

奏帶人員陞級

該兵部題爲捷音事節奉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廕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兵部題奉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

求看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回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什幟、軀而去、陛下嘉其勞勩、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叅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敘、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叅隨、則百有三十三員名矣、陛下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替畫、豈無竒拙、任事豈  
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則三臣  
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日如某者、如某者、名  
雖奏帶、所事者恃晨昏類櫛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吾  
輩觸風寒、負戈弩、以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僅蒙賞  
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日如  
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  
吾輩突鋒鉅、排患難以忘軀命、雖僅獲功、顧奪占之  
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檄、往返經歲、陞賞恩賚、茫如捕

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朝  
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  
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  
自遠。今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  
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  
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曠功爲恨。此  
風著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  
此臣等所以懼也。

慎賞罰以戒不職疏

大同鎮巡陞廢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  
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  
守還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  
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臣等  
仰測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  
廕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  
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  
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駑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

知忠之飾詐，能來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鑣之愚，且昧者誠如是，何以賞爲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仇，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轂之命，宗藩避難，骨肉睽違，闔鎮生靈幾爲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伏宗社威靈，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朱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原有，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



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病益篤。未審此病，何不作於叛軍熾惡、匆耿惶懼之時，乃增劇於地方底定、安恬暇預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挾之意乎。陛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不探

其心而誤中其計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  
恐祐思今職之有瘳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  
偃然二臣者亦不敢強顏受也不然何以自解於天  
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爲不可者也

遵詔旨戒專橫宦官疏

湖廣鎮守

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參  
隨家人續又奏討書筭人役俱奉欽依各處分守鎮  
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  
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

與他每知道。臣聞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  
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皆  
出自本人。正由叅隨書筭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  
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  
盜賊蜂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  
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 陛下畧  
不加察。特賜俯容。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 陛下  
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叅。蠹國殃民者。置之  
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頸。雖乘極敝之後。是誠雍熙

太和之幾也。夫何年來，漸淪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惡狀著明，或贓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爲。雖儉小資緣曲蒙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心，猶未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荅，滋亂長奸，誨頑縱惡，朝廷多反汗之失，問閭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

何所底極也。臣等窺真之意，自以爲權右法司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藩之陷，奔何。况鎮守之置，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姦革弊，鈎梗剔強。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爲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明甚。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內監工匠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人等復收應役奉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用役這人匠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知道臣等叅詳累日遽欲抗言然前疏盡矣而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爲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新政將來聖心悔悟復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瘝官之咎無所於追雖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默也且此等人數襍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

乙名以途人而詭克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內府。驕炫鄉隣。身不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乏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朝廷不覺。逮陛下登極之初。盡行祛滌。仰頌聖德。中外翕然。是蓋天祚我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輒憂。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於陛下者哉。

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減繁臣等不敢預知但  
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  
幸其啓黷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  
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  
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  
興作必皆以浩繁爲辭以缺人藉口便益所在誰肯  
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陛下之側自此  
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  
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克足見審時體國之意但稱洪



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  
立於前者甚善而未流之弊難保其不無與貽於後  
者當遵而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恣怨不息縱有經傳明文  
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  
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旣開焉有紀極不  
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爲人作俑以叢天下後  
世之責哉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  
致該監不察而遽竄宸聰陛下不審而誤賜俞旨

也伏乞憫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徵求思供欲之既豐而漸減需索勿食德音而沮群望勿徇近習而殷後憂追寢成命勅該監將見在人匠嚴程併力以應一時鑄造前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議庶朝廷之新政不虧而該監之愆尤可終免矣